



观物取象

作者：编辑：果园

出处：www.shuhuayanjiu.com

时间：2012-03-01 16:02

我国目前的绘画教学体系大致有两种：一是综合性大学以美术教育专业或绘画系为基础，下设国画、油画、版画等工作室或教研室的教学模式；二是各大专业美术院校按材料划分的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壁画等为教学单位。这两种体系中，一类以对绘画语言普遍了解掌握为教学目标，另一类倾向于培养专业人才，如油画家、国画家等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：就当下历史语境来说，这两种教学模式都陷入到了一种尴尬的境地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与绘画专业进行细化分科教学的方式不同，许多院校成立了综合绘画系或工作室，探索教育模式多样化，突破界限，拓宽绘画的教学实践。近些年来，是延续专业教学的单纯、细化、深度，还是寻求综合、多元、宽度的教学，尝试实践林风眠中西绘画的教育理论，一直成为美术院校教学模式理念上的问题，且各有说法及实验方式。

造型艺术教育细化的划分有助于深入的教学，并有行之有效、成熟的教学体系可用；而如果打破这种模式，打散各画种的框架，承继综合、多元的绘画教学，思维方式确实可以得到突破，但是却没有现成的教学体系可作为具体实施的参考案例，这从林风眠、吴冠中的绘画理念到美术院校近20年来的具体实践来看，都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，这是综合绘画教学一直受到质疑而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所在。

二

艺术在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，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
“笔墨当随时代”，谈的虽是艺术创新问题，某种意义上，也暗指一个时代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——每一个时代都有具体的艺术表现与反映，在大的社会背景下，不但作品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思想与观念，教育也“当随时代”。

科技的发展丰富了创作的手段，也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，这都对艺术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。一方面，人们观看方式的变化带来对于图像的热衷，从创作到审美已经转化为一种多样化互动的形态；同时，绘画美学意义上的认知也正受到人类学、社会学意义上的挑战。这些现实的文化特征都对当下的艺术教育提出了更新的要求。

过去，传统的绘画学科从划分到教学，追求相对精确、深入——油画专业的学生在西画领域进行更精细、更专业的创作，培养成为油画家；国画专业的学生在山水、花鸟、人物的范围下系统学习，培养成为国画家……而今现实的状况是，当下的艺术创作与艺术教育更多是在以“跨界”的方式来运用各类艺术语言，以此丰富创作的造型元素。就画种本身而言，油画专业的学生未必今后从事油画创作，国画专业的学生也未必就坚守“笔墨”，并非每一个个体都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不可变的艺术手段。对教学而言，在大学完成其自身专业的系统学习，为今后的艺术创作做好准备当然是重要的，但是，颇显单一的语言训练，往往会导致其在艺术创作中的局限性，于是，反复被提出与论证的“综合教学”，也就是林风眠、赵无极、吴冠中等先辈提倡主张的“综合性”的教育，虽然在各大院校教学实践的探索效果并不太明显，但是这种模式主张博大，付诸的实践多了一层文化比较的研究性质，更具有艺术史角度的文化意义。

事实上，20世纪以来的西方艺术家已经在改变单一的语言方式，如毕加索大量运用着油画、版画、雕塑等语言手法。西方美术院校的绘画教学也已经融入到视觉艺术的大范畴之中。法国高等美术学院的绘画教学给予学生更大的自由选择度，在一个大的绘画工作室框架下实施作品的制作，其材料语言的限制已经没有。

三

百年来，关于中西文化的话题从没有停止过，在绘画方面，就是油画与国画的问题，无非“中”“西”“中西调和”三个群体，有不断的细化、分类教学，也有不时强调综合、全面的尝试；而综合性绘画是在“中西绘画融和”方面能够以贯通的方式来达到教学目的。笔者以为，综合性教学上效果并不显著，是因为其问题是多方面的。

在教学理念上，中西绘画各自有着不同的造型理念与手法体系，这是各自语言的优势。在基础教学时，难免会忽略对传统艺术语言及经典的研讨深度，而对综合绘画的教学要求会更高、更全面，有几种或几种绘画语言均要求有较为系统的学习，并达到一定程度上的认知。其次，中西绘画最直接的区别在于材料不同，因此陷入一个“材料”的潜意识——对材料的关注远远超出对绘画的理解，最终导致综合绘画演变成单纯的综合材料，绘画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脱落，不能在造型层面上形成一种绘画语言。这些例子，都是为了说明综合性绘画的宗旨并非简单地跨画种组合，而是在融合中西艺术精神的基础上，力求艺术语言的多样化。不过，如今综合绘画的实验教学正在远离这个宗旨的情境，不知不觉中演化成现在颇受关注的“新媒体艺术系”“实验艺术系”的草创。结果是，综合绘画教学如强调艺术语言的深入研究，则有更细化的工作室教学在前；如强调材料与多元性质的探讨，则有更新的实验艺术的教学探索，综合绘画的教学自然就被置于尴尬的位置。

因此，回到绘画作为视觉艺术的原点再来看待这个问题，无论中西绘画，都是在艺术家与对象世界中呈现人与自然的视觉关系。概括而言，即“观物取象”，从而“立象以尽意”。综合绘画的教学也不例外。

四

“观物取象”告诉人们“观物”的方式，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艺术创作中认识论的基本规律，而“取象”的手法属于方法论。至于中西绘画，具体选择哪种语言手段来“立象以尽意”才是紧要的，只是综合绘画的教学往往被外在的形式所束缚，忽略了这个美学要义，甚至从某种意义而言，“综合绘画”只是一个课程称呼。

历史地看，我们可以重新去解读吴冠中“美术自助餐”^①的设想。笔者认为，不管是分科的教学方式，还是“综合绘画”或者“实验艺术”的教学模式，都打破了把学生归于各门类“从一而终”的固定教学，学生根据自身所需，在系统的教学纲要基础上，选择要研习和补充的各类语言，可以随时调整、随时汲取，无论是油画、国画、版画等，还是相关的艺术理论和文史哲知识。这样建立起来的知识架构，才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探讨却难以破解的问题所在。

注释：

①即开设中西各种传统课程，学分制，自由选修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叶朗.中国美学史大纲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85.

[2]中国美术学院.综合绘画[J].杭州: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, 2000.

[3]石涛.苦瓜和尚画语录[M].周远斌点校.济南: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7.